

小学学什么

——英才是这样炼成的

蒋保华 主编

他们的一生成就，奠基于小学
他们的成长经历，于我们也是一种财富

北 岛	游乾桂	张晓岚	钱理群	肖 毛	残 雪	杨叔子	陶世龙	陈子善	张五常
李银河	徐兆寿	止 庵	朱晓剑	朱 竞	孙云晓	陈志武	文洁若	刘 塘	袁 鹰
余泽民	萧 默	葛剑雄	尤西林	陈忠实	崔自默	萧功秦	龚小夏	干春松	李新宇
安 琪	智效民	孙绍振	黄礼孩	柯云路	老 村	陈泰然	黄素君	郑小瑛	熊丙奇
施晓宇	蓝英年	虎 闯	余中先	邢小群	杨支柱	姜晓铭	……		



教育科学出版社
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

蒋保华 主编

小学学什么

——英才就是这样炼成的

XIAOXUE XUE SHE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责任编辑 池春燕
封面设计 后声设计
责任校对 曲凤玲
责任印制 曲凤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学学什么:英才是这样炼成的/蒋保华主编. —北京:
教育科学出版社,2010. 12

ISBN 978 - 7 - 5041 - 5330 - 2

I. ①小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小学教育—文集
IV. ①G6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3086 号

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·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

邮 编 100101

传 真 010 - 64891796

市场部电话 010 - 64989009

编辑部电话 010 - 64989441

网 址 <http://www.esph.com.cn>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68 毫米×239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20 千
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第一辑 小学时光

北 岛	小学时光 / 3
游乾桂	玩出学问——我的小学生活与我的书写 / 9
张晓岚	我的小学 / 13
钱理群	附小教育的三大特点 / 20
肖 毛	令我爱恨交加的小学教育 / 27
残 雪	沉重的包袱 / 32
杨叔子	从我只读了一年小学说起 / 35
陶世龙	我的小学生活 / 40
陈子善	我的小学时代 / 46

第二辑 求学奇遇记

张五常	求学奇遇记 / 53
李银河	我的小学生活 / 57

徐兆寿	我的小学生涯 / 62
止庵	我的小学生活 / 66
朱晓剑	小学札记 / 70
朱竞	颠沛流离的记忆——我的小学生活 / 74
孙云晓	危险的童年——回忆我的小学生活 / 79
陈志武	“文革”时期的小学生活 / 84
文洁若	我的小学生活 / 88

第三辑 母校！母亲！

刘墉	母校！母亲！——写在龙安小学建校八十周年前夕 / 95
袁鹰	杭师附小——心中永恒的圣地 / 98
余泽民	记忆的庙宇 / 104
萧默	我上了五所小学——忧患中的快乐 / 113
葛剑雄	故乡小学杂忆 / 121
尤西林	保育小学——与真实生活相隔离的美好心灵 田园 / 125
陈忠实	难忘一渠清流——母校记忆点滴 / 128
崔自默	我的南张庄小学 / 133
萧功秦	我们的田野，美丽的田野 / 138
龚小夏	从城市到乡村——我的小学生活 / 145
于春松	烂漫的小学 / 149
李新宇	小学生活残片 / 152
安琪	我的小学生活 / 163

第四辑 我的小学老师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智效民 | 我的小学老师——小学忆错 / 171 |
| 孙绍振 | 女老虎 / 177 |
| 黄礼孩 | 那年来的语文老师 / 181 |
| 柯云路 | 我的第一篇作文——回忆我的小学生活 / 186 |
| 老 村 | 懵懂里走过童年 / 190 |
| 陈泰然 | 我的小学生活 / 195 |

第五辑 儿嬉？不儿嬉！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黄素君 | 儿嬉？不儿嬉！——我的童年故事 / 203 |
| 郑小瑛 | 音乐，祖国——回忆我的童年 / 209 |
| 熊丙奇 | 我的小学生活 / 215 |
| 施晓宇 | 快乐的小松鼠——我的小学生活 / 219 |
| 蓝英年 | 童 年 / 224 |
| 虎 闹 | 生龙活虎读书郎 / 227 |
| 余中先 | 小学的课外生活 / 230 |
| 邢小群 | 我的小学生活 / 234 |
| 杨支柱 | 回顾我的小学生活 / 239 |
| 姜晓铭 | 童心烂漫忆儿时——我的小学生活 / 245 |

编 后 记 / 251

小学时光

北 岛

1957年冬，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，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后，我转学，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。

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时，有人拍桌子，有人起哄，昏暗中，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。我头戴栽绒棉帽，护耳翘起，像个七品县官。我一个转学的孩子，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，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？

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，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，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，香火难以为继，后改成小学。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，1965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。

我用“谷歌地球”（Google Earth）进入北京，如鹰向下盘旋，沿天安门、故宫、什刹海、德内大街，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。我借鼠标变焦——向下猛冲，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。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——天宏善宾馆。我上网去查，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。

整整半个世纪了。1958年开春，乍暖还寒。一进校门，影壁上有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的题词。传达室旁，一棵歪脖柳树正抽枝发芽。斜穿前院，进东北角的教室，门吱嘎作响，一排小窗东歪西斜，天花板低矮。再转向后院，绕过由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，来到尘土飞扬的操场。北墙根有一砖砌讲台。校长铆足了劲儿喊“升旗——”，全校学生齐刷刷立正，一起高唱：“我们新中国的儿童，我们新少年的先锋，团结起来，继承着我们的父兄，不怕艰难，不怕担子重……”

上学路上要过好几关。一出大院门就是俩拦路虎，一是立在路当中的烤白薯窝棚，二是对面花枝胡同口的早点铺，烤白薯的焦糊味和滋滋响的炸锅的油烟香，基本就让人走不动道儿了。我冲破重围，好不容易出胡同过马路，迎面又撞上小杂货铺，正把着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。我下意识摸摸兜儿，咽了口唾沫继续前进。总算到了校门口，一个小贩在那儿迎候。他像古装戏法大师，摇身一变，就地摆出各种零食，有干果、冰糖、山楂片、桂皮等，让人神不守舍。此刻，上课钟声响了。

那口生铁铸钟，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，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——我们起立坐下，上课下课。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，也让人忽略时间，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。“一年级的小豆包，一打一蹦高儿；二年级的小不点儿，一打一挤眼儿……”除了“蹲班”的，只要刚升了级，一转身，我们就羞辱那些新生。

二

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。记得那段子叫《乱形容》，先在收音机听过，后来从《曲艺》杂志上找到原本，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，背得滚瓜烂熟。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，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，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。

登上操场讲台，我头皮发麻，腿肚转筋。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。我心中默念：“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。”果然灵验，我口若悬河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。一周内，我成了全校名人，无数目光迎来送往。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，就是闹心。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，有失落，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。

后来改行朗诵，背的是高士其的《时间之歌》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。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，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。站在讲台上，我先默念“西瓜地经”，然后直着嗓门高喊：“时间啊——”

在四年级作文课上，我写下第一首诗，那是根据《人民日报》的几首诗拼凑成的，都是些大词儿，比如“历史的车轮向前”“帝国主义走

狗”“螳臂当车”“共产主义明天”……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“时间观”的影响。

与时俱进的代价，首先是饥饿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，主要是“精神聚餐”。一种流行说法是，所有好吃的东西，都被“苏联老大哥”用火车运走了。大家愤愤然，摩拳擦掌——且慢，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。

为改善伙食，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，在操场放养，一下课，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。它们被撵着满处跑，跳栏翻墙，瘦成皮包骨，两眼凶光，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。从猪眼中看，人类全疯了：只要钟声响起，他们从门窗一涌而出，扑将过来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眼睛发绿，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。

三

学校表面上归校长老师管，但地下存在着另一隐秘的权力系统，那就是暴力。

一天，在操场旁教室的一面墙上，我和雷同学抄黑板报。那是阳光和煦的下午，槐花飘香，同学们大都放学回家了，校园静悄悄的。我们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，有说有笑，后因版面安排发生争执，口角了几句，他突然猛冲过来，拳头雨点般擂到我头上脸上。我顿时眼冒金花，剧痛中模糊看见那因狞笑而扭曲的脸。我无限委屈，眼中噙满眼泪，强忍着，未滚落出来。

这就是拳头中的真理。凭本能，我意识到在这丛林法则中，关键一条是寻找保护人。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希禹，是校足球队前锋。他个儿矮且四肢短粗，其貌不扬，满脸横肉，眯缝眼儿好像总也睡不醒——静若睡狮，动则矫健凶猛，当地流氓都怕他三分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一来二去，李希禹成了我的保护人。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，很难说清其中因果。或许大多数同学来自底层，而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，与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。他家离学校不远，独

门独院，有一棵让人眼馋的大枣树。他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卧室，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。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随和，像个很有教养的好孩子。

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我像往常那样，上课前一刻钟走进教室，几个同学正围着炉子烤火说笑。李希禹迎过来，递上一块据说抹了黄油的烤馒头。他的过分热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，我拒绝了。他生气说：“瞧不起我？你丫真不够哥儿们。”后来证实，那烤馒头上抹的是鼻涕。

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，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，叫尊严。我此后尽量躲着他，同时准备好任何血腥的报复。我一直处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缝眼的视线边缘，他似乎在掂量在犹豫……

我们班新来个日本归侨，叫赖德生，他有个哥哥赖文龙，高一年级。哥儿俩身高体健，先靠乒乓球拍横扫全校，又打破各项比赛纪录。由于在日本长大，他们毫无城府，对地下权力一无所知，可没人敢招惹他们。他们无形中拓展的权力真空，给我带来安全感。我们住得很近，过从甚密。

他们从日本带来最先进的技术，首先是半导体收音机，造型精巧，音质优美，尤其那些键盘旋钮，更像一个引爆现实的装置，让我有些敬畏。再就是那些日本画报上的美女，更让我浮想联翩：原来在我们生活之外，还有另一个世界。

四

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。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，那橐橐的皮鞋声，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，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。他又瘦又高，肤色黧黑，一脸严肃，讲话时喉结翻滚；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，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，黑皮鞋擦得锃亮。由于经常伤风，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，嗤嗤擤鼻子，或随地吐痰（但从不在教室）。要说他吐痰，那姿势优雅无比：扭头不弯腰，嘴歪眼向前——呸！

在枯燥的课文之间，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。有个败家子，平日爱吃肉包子，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，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。后

家道中落，他一夜成了叫花子。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，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，其中都是包子褶角，他边吃边感叹道，天下竟有如此美味。老先生说，这都是当年你扔的……说到此，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，扫视全班。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，更无肉包子可吃。

由于常感冒，李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郑重推荐“银翘解毒丸”：“知道什么是蜜制吗？就是用蜂蜜做的，而你们就是在蜜罐里长大的。什么是蜡丸？就是用蜡密封，怕走了味儿。才两毛钱一丸，不贵，再说那味道特别……”经他一说跟仙丹差不离，全班只有我信了。

大约两个月后，我走进阴森森的中药铺，把凑足的钢镚儿递到高高的柜台上，得到一丸“仙丹”。我钻进小胡同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剥开蜡壳，放嘴里一尝，苦得我差点儿呕吐出来……

上五年级，铸钟换成电铃，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。她齐脖根短发，戴眼镜，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，既文雅又干净利索。她总是笑眯眯的，至少对我如此。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，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。我爱上语文课，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。由于练书法，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，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，当着全班同学夸奖。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。

多年后我在散文集《失败之书》的序言写道：“我小学写作文，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，并拿到班上宣读。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。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，甚至可以说，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……”

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，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。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，比如，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，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。“完全正确，赵振开，”她挥着教鞭说，“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。”

在海外漂泊多年，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，建立了通信联系。2001年冬，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，专程去看望董老师，她已满头银发，腿脚不便，终日卧床不起。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，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。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，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。

最后她喃喃说：“嗨，走吧，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。”我想，她责怪的是时间。

去年年底，我和母亲在香港九龙塘一家上海餐厅吃午饭，母亲无意中说到董老师去世的消息，我愣住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，董老师负责监考。教室里静得可怕，除了刷刷书写声，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。我舒了口气，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。在改错字一栏有“极积”二字，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，又滑了过去。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，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。她拍了拍我的课桌，转身对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别粗心，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。”显然，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。我认真检查了一遍，肯定没错，便提前交了考卷。

因为“极积”，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——北京四中。

玩出学问

——我的小学生活与我的书写

游乾桂

明朝陆绍珩的《醉古堂剑扫》中有句发人深省的话——“高人玩世”，我喜欢极了，把它奉为圭臬，摆放于心。

嬉玩一事，大约贯穿了我的小学生活，让我从中得到了经验、阅历，以及尔后慢慢滋长出来的智慧。

事实上，我们把太多时间花用读书一事上了，以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坚信嬉无益，可是哲学家们却提醒我们，人生的两本大书不可不读，一本叫自己，一本则是大自然，我从中受益极多，有必要谈一谈。

我的好友留学美国，在当地执教十一年，后来返台，在大学执教第十二个年头，他的发现正是我的省思。他说，美国当地的小朋友，九点，甚至十点才上课，约莫一点半就放学回家了，十八岁之前全部在玩，玩得很专注，一旦进了大学，入了实验室，马上收心，犹如老僧入定般，投入研发，一点不喊苦。回台多年，他日益感伤，他发觉台湾，甚至华人的孩子，十八岁之前全在苦读，那么十八岁之后呢？他说散了，气力放尽的人能干吗？说得也是，一语惊醒梦中人咧。

我之所以先说这个故事，源于我发现一生之中，有两个时间很长，不可浪费，不可后悔，一是读书，大约占去一辈子的三分之一光阴，二是工作，长长三十年，大约又占用了三分之一岁月，合起来已是垂垂老矣的长者了，怪不得日休禅师会说，人老是活在后悔与等待之中，集合起来便是来不及了。

我是心理学专家、教育学家，有理由比别人更加明白，人的一生之中具有所谓的关键期，它是某些学习应用的决定时光，人该学会在不同

的年纪做该年纪合宜的事。比方说，童年，应该是玩，中年，理应要做，老年，则该多休，时序错了，人生必定错误百出，如同揠苗助长一般，不尊重四季的律令，结出来的果实必定不甜，不是吗？

朋友的发现正巧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，我之所以能说、善写，得力于嬉玩一事。在文评家的眼中，我的文章在台湾省算是独树一帜，这源于我把童年精彩的生活，巧妙地放在文思之中。

文字与文章在我看来是有别的，这一点得力于小学生活时的一位老师。他告诉我文字只是媒介，必须揉搓着真善美、爱与情，才能成为具有穿透力的文章，文章一旦无力就是一迭字了，这一点我放得极深，藏在潜意识里，算是我小学生活中收到的最美的厚礼，影响我的写作。

另一位老师在我的作文簿上写过一语——特优标准作文，这一句含着鼓励的话语，让我像被醍醐灌顶一般开了窍，执迷不悟地往写作之路前进。

两位老师被我视为恩人。

我能写作，但写什么？

这个巧妙，小学生活给我十足的活水源头，养分充备。

我爱玩是有名的，算是野孩子，至少我的朋友、读过我的书的人都知道，我喜欢爬山、溯溪、泡野溪温泉、浮潜、打球等悠闲生活，大约在我小学生活时便已奠基，影响深远，即使早越过童年，来到中壮之年，最想退回的地带还是烂漫的童年。

小学时代的玩，现在看来正是智慧的源头。

我不相信真理，因为我从小就怀疑答案不止一个，一定有第二个答案、第二种方法、第二种选择、第二个意见，它给我的学术生活引来了美好的开始。

小时候家里离河川、湖泊很近，那是孩子们嬉游的地带，我们在其中游泳、划竹筏、垂钓、摘水果与摸蚬。蚬是河中野生的一种蛤，煮姜丝韵味独具，好吃得很，乡下穷，我们常捞食加菜，博取父母欢心，但湖深人小，捞不着，朋友们纷纷放弃，我却坚不妥协，与几位朋友商量

妥当，由最会潜水的下湖去捞，我设计一条救命绳，系在他的腰上，大约一分钟就拉它一次，如果他也回拉，我们便出力把他拉上岸，再潜第二次，收获其实不丰富，但有意思。

我们从大人身上得知，某些鱼类属夜行性，夜里活动，白天通常钓不着，我便想了两个方法，一是浑水摸鱼，一千人下水去游泳，把水弄浑了，再上岸甩竿，有时候真被我们钓上了夜行性的鲶鱼、鳗鱼，个个乐不可支。

其二是夜间行动，我们研究过这类鱼的习性，明白它们是肉食的，专吃体型比它们小的会动的小鱼，我们便选定了滑溜溜的泥鳅，钩在鱼钩上当饵，夜里插入水中，白天收取，往往会有大收获。

这种鱼属于高经济价值鱼种，我们全舍不得吃，多半运到市集贩卖，只要卖出一条鱼，便可抵一学期的学费，用暑假短短两个月的假期，足以赚足好些年的学费，不仅我们开心，爸妈更高兴。

我爱爬树，什么树都爬，它们是孩子们玩躲猫猫、人捉人的魔幻场域，也是被父母责备后躲了起来的自我疗心的心灵避难所，更是老人家夜里说鬼故事的好地方，这个经验影响我至深。

在心理学上，我提出过“树屋理论”，意指童年时期，某一种孩子们流行的避难方式，长大后可以成为这个人的心灵医治理论，我在诊所实验，得到很好的效果，而这个理论便是童年爬树的结晶。

我是个环保主义者，这也与树有关。有位德国环保专家说，没有爬过树的人，很难成为爱树人，毕竟这样的人与树毫无关联，如何爱之。我完全能理解这个想法，我想爱河、爱湖、爱海、爱山，应该也是这种理论的翻版。

我的玩乐生活不仅仅这些，我也爱运动，这大约是小生活中无心插柳的结果。老师看我瘦弱，鼓励我多运动，便把我选入田径队，一跑竟上了瘾，成果非凡，虽然无法参加奥运，但在小市的比赛中却常常得名。我后来又加入村子里的棒球队，当了投手，成为先发主力，参加比赛，虽未有傲人佳绩，但却在我的成长岁月中留下美好的一页，至少这